

无影灯

[日本] 渡边淳一 著 郝玉金 潘荣敏 知非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译林出版社



0864678

46.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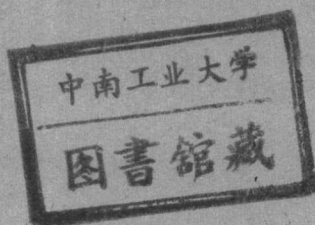
DBC2.2

无影灯

MUËITÔ

46.352
DBC2.2

／ [日本] 渡边淳一 著 郝玉金 潘荣敏 知非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影灯／(日)渡边淳一著；郝玉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9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ISBN 7-80567-945-2

I. 无… II. ①渡… ②郝…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2081 号

经作者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由日本综合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登记号 图字：10-1999-013号

书 名 无 影 灯
作 者 [日本]渡边淳一
译 者 郝玉金 潘荣敏 知 非
责任编辑 叶宗敏
原文出版 日本(株)文艺春秋 1997 年版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45-2/I·582
定 价 16.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白色的阴影

(译 序)

十余年前,我曾想研究日本文学之中的北海道文学,甚而想将其与中国东北文学进行比较,名为北纬 40 度圈的文学。年轻气盛,作品才读了三两部就欣然命笔:站在中国的东北,举目东望,凭着你的远大目光,沿着四十多度的北纬望将过去,汪洋大海之中有一个群山起伏的岛屿,那就是日本的北海道……

居住在北海道的和田谨吾、小笠原克、高野斗志美等文艺评论家殷殷勉励,当时任北海道文学馆事务局长的木原直彦先生热情地寄来数卷大著《北海道文学史》,高桥揆一郎、原田康子、三浦绫子、小松山博等作家惠赐作品,文艺春秋出版社编辑委员金子胜昭先生赠与该社印行的 23 卷《渡边淳一作品集》,大有万事俱备、只待一鸣之势。然而,人生突变,我却把全部资料束之床下,自费东渡了。本也暗自庆幸,飞机落地,即从东京穿津轻,便下札幌向旭川,身临其境地研究一番北海道文学。孰料,事与愿违,身不由己地滞留大都会,荏苒光阴。不过,我一直留意着收集资料,这仿佛成为一种业余兴趣,而心底更似负着一笔人情债。

近年来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包括白山黑水,方兴未艾。日本对北海道文学的关心和研究局限于当地,起步于 1950 年代,60 年代至 80 年代蔚为大观,以 1979 年至 1982 年刊行《北海道文学全集》盛极一时,而 1989 年改年号为平成以后似难以为继。北海道近代开发史大致与中国东北一样长短,迄今百余年。1868 年明治维新,翌年政府用购自美国的铁甲舰降伏了梦想建立“虾夷共和

国”的旧幕府军，设置开拓使，将虾夷之地正式定名为“北海道”。所谓北海道文学，可以简单地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北海道为舞台或背景的小说等作品；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道产子”作家，他们又分作两类：固守故乡的作家和移师东京的作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北海道地远天荒，有如异国外邦，作家诗人如幸田露伴、国木田独步、石川啄木、长田幹彦、有岛武郎接踵来访，用憧憬、认识、介绍北海道的多彩作品揭开了北海道文学第一页。第一代移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无心于文学，而到了明治末年，二世中开始出现“道产子”作家。大概天字第一号是武林无想庵。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在北海道独树一帜，其代表为小林多喜二（4岁时移居小樽，本人以此地为故乡）。和他同世代的伊藤整跨越战前战后，是日本文学的重镇；略晚些则有八木义德、船山馨等。战后50年代和60年代两位女作家原田康子和三浦绫子先后以《挽歌》和《冰点》大畅其销，北海道文学威震全日本。1966年秋在札幌举办北海道文学展，翌年开设北海道文学馆。正值北海道文学红红火火的时候，渡边淳一登场，于1970年获得两大文学奖之一的直木奖。

小说家、评论家伊藤整说：“我20岁时头一次去内地旅行，从火车上看见的竹林非常美丽。我不倦地眺望反射光亮、随风摇曳喧闹的竹林之美姿。从那时还发现了松林、杉林之美，尤其也知道了关西农舍之美。‘日本’被这一切风物所象征。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遥远的、不曾见过的土地的风物。……我们是成长在拟日本式的、绝不能称做日本式的种种特色中。”正是这种“拟日本式的”风物和特色，使北海道作家别具面貌，北海道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独立成章。诚如新文学旗手开高健所言：风土和历史使北海道充满了固有的东西，在那里生长的人或者移居那里的人写出来的文学始终以固有的东西给生活在日本列岛其他部分的人们以冲击。对于故乡北海道，渡边淳一曾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北海道不是像东京人想的遥远地方，不是旅行的目的地。不是他人或客

体,而是我本身。所以,我非常喜欢北海道风土,另一方面又存有想要吐掉一般地厌恶。令人心情舒畅的夏的凉爽,覆盖城镇的雪的洁白,无边无垠的原野的广阔,外地人异口同声地赞叹之种种,对于我却连接着阴暗沉重的记忆。”

1933年渡边淳一出生在雪国北海道的小学教师家。在北海道大学读完两年教养课程,本来想改学文科,但投考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专业落第,只好依从母亲的意愿学医。庆幸的是札幌医科大学居然有一位教授是诗人,有校友会杂志,入学第二年,22岁的渡边以北海道室兰的海滨为舞台写作了第一篇小说。这时他已经通过解剖实习“切实明白了,人一死都同样成为尸体,一天天干枯、腐烂,什么也不剩地变成灰,是魂、灵、什么都留不下的无”。26岁时取得医师资格,迄今有效,一旦写腻了中年男女婚外情,还可以重新拿起手术刀。1963年读完博士课程,1966年就任整形外科学讲师。这些年来他不断在本地的同人杂志上发表作品,1965年以短篇小说《死化妆》获得新潮同人杂志奖,评选委员是同乡老前辈伊藤整。

1968年8月7日,札幌医科大学进行了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时至今日,脑死问题依然议论纷纭,当时更成为一大社会事件。其实,渡边在手术前两个月发表《双心》(他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以此为书名),描述的就是世界各地的心脏移植使媒体骚然轰动。这篇小说被采访札幌医大手术的记者们当作写报道的“医学教科书”,他也被迫充当“医事评论家”,置身于此一医学事件中。渡边当初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但后来愈来愈了解手术真相,被摘取心脏的人还有存活的可能性,深受冲击,转而反对。他打算写成纪实作品,但考虑身在校内的处境,写成了《小说·心脏移植》(后来改题为《白色的餐宴》)。这是他人生的最大冒险。人们并不把这部被列为直木奖候选作品的长篇小说单纯地作为小说来读,在校内顿时引起了风波,以致36岁的渡边不得不辞职而去。他说:“若没

有这一事件,我可能就那么一直留在大学医院里作医生。人的命运不知在哪里改变。”

从医学领域改行文学的人相当多,有人以医为主,以文为副,也有人像森鸥外那样文学和医学两立并行。渡边淳一说:“我至今给数不清的人亲自动刀,见过血,探寻神经,触及骨,而且看到过死。对于人体,起初的三年只是恐怖和惊异,接着的三年有梦想,再三年就对于那种顺从绝望了,而到了这时终于开始觉得自然科学实际上是和浪漫比邻而居的。”他弃医从文,彻底放弃手术刀,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1969年离开北海道时,文友们为他送行,前辈作家原田康子还打趣:要是不当小说家还来得及,如今收入可是医生好得多。移居东京,他的心情是惶惶不安的。虽然作为新作家已受到注意,但能否以写作为生却全然没有自信。一年多之后获得直木奖,在中央文坛立住了脚跟,从此流行不衰,以至今。

初到东京,每逢三天在一家医院做医生,《无影灯》就是依据这一段经历创作的。渡边文学有三个主要题材,即医学、恋爱和传记。学医行医15年,成为文学创作的丰富资源。处理医院内外的问題尤其是早期作品的主流。可能当初不过是就近取材,但随着社会取向的深化,犀利的笔锋伸入医业实态和医疗制度的暗处,探究生命伦理和临床医学的宿命性对立,便突破了以往此类题材的框界,独树一帜,形成了所谓医学小说。在《雪雨交加》、《雪舞》、《众神的晚霞》、《麻醉》等一系列医学小说中,《无影灯》堪称开拓性力作。这个长篇是他头一次在周刊杂志上连载作品,1971年连载了一年,反响甚大。汇成单行本,和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并行畅销。25年间此作三度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渡边的恋爱小说有意继承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的唯美,但每每也是以医学范畴的身体为基点,如《红》的主人公冬子摘除了

子宫,《夜的妄想》的主人公东子不能生育。《无影灯》的主人公直江庸介年轻有为,为什么突然辞去大学病院的讲师,放弃腾达之路,甘愿在私人病院当外科医生呢?这个疑团直到全书的最后,才从直江留下的遗书彻底解开,带有扑朔迷离的推理氛围,扣人心弦。护士、院长的女儿、夫人和情人、堕胎的歌手等众多女性在直江周围打旋,使他得以沉浸在性爱的旋涡里,暂时忘记在劫难逃的现实,让一个个在刹那间燃尽最后的生存。可以说,《无影灯》已经呈现了渡边恋爱小说的特征和倾向。他在随笔《由医生到作家》中说过:“我因为是医生,能够看见许多人没有什么虚饰的生态和死相,也知道人对于生全都是利己主义者,死一下子就是无。不论什么样的人或业绩,都因死而风化无疑。”这种虚无感是其医学小说的底流,正是这一底流的喷涌,形成了日后灿烂夺目的恋爱小说。作为医生,虚无与慈悲在直江身上共存。他投湖自杀,那湖是北海道的支笏湖,一旦沉下去尸体永远不会浮上来。对死的处理表现了渡边美学,追求尸体的完美就因为看多了医学把尸体解剖得支离破碎。

文学生涯三十余年,渡边淳一已创作 50 来部长篇小说,百余篇短篇小说,还有 20 本随笔集。1997 年小说《失乐园》销行近 300 万册,席卷日本,走向世界,使渡边文学再迭高潮。他一再谈及“医学和文学”这一命题,认为“医学、文学本质上都是起自‘人是什么’这一发问,在这一点上大概可以说的确是相同的。但医学探究的是肉体方面,文学探究的是精神方面,探究的方法大有差别。不过,最终追求的是‘人’,并非多么不同。”他的全部作品即统一于对“人”的探求。

知 非

1999 年于东瀛

“今晚值班不是小桥医师吗？”做完晚上 7 点的测体温、查房，返回护士值班室的宇野薰一边看着墙上贴着的医师值班表一边问。

“那上面写着的倒是小桥医师，可是，听说今晚换人了。”正在桌上装订住院患者病历卡片的志村伦子对阿薰的问话头也没抬地回答说。

“换人了，换的是谁？”

“好像是直江医师。”

“直江医师！”阿薰顿时欢叫起来。

“你怎么啦？”

“不，没什么……”被伦子反问，阿薰慌忙住了口。

伦子是正式护士，今年 24 岁。阿薰是见习护士，今春刚刚进入准护士培训班学习，年龄 18 岁。

“412 号的石仓老人还在喊疼。”

石仓由藏今年 68 岁，曾在中目黑地区开过寿司^①餐厅，几年前退下来，把生意交给了儿子儿媳。

就在一个月前的 9 月末，他住进了离涩谷最近的“东方医院”。由于胃部不适，曾在 T 大学附属医院住过 20 天左右。三天前从那里转院到了这里。

“他总是伏着身子呻吟哼叫。”

“家里来人护理吗？”

^① 一种日本特有的食品，在经调味的米饭上，加鱼肉捏成团，或包上紫菜，种类很多。

“儿媳妇在这里。”

伦子眼睛离开病历卡，望着白墙陷入深思。

“直江医师在值班室吗？”阿薰在器械架前一边数体温计一边问。

“大概不在那里。”

“他不是值班吗？”

“刚才出去了。”

“出去了？”阿薰反问，伦子心烦地转过脸去。“负责值班，还能到别处去？”

“听说在这里。”伦子指着写字台前墙上贴着的那张小纸条说。纸条上毛毛草草地写着“直江，423-2850”。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好像是酒吧。”

“酒吧？这么说他喝酒去啦？”

“很可能。”伦子毫不在意地说着，又开始了她的装订病历工作。阿薰停下手中擦拭体温计的活计，向伦子反问：

“值班时能去喝酒吗？”

“当然不能。”

“那他……”

“他经常这样。”

见习护士阿薰从上个月才正式加入值夜班的行列，这回是首次同直江医师一起值班。

“那家酒吧在医院附近吗？”

“详细情况我不太知道，不过听他说就在道玄坂这边。”

从医院到道玄坂步行也不过 10 分钟。

“可是你怎么知道那里是酒吧呢？”

“他从那里回来时，总带着一股酒气。”

“当真？”

“若是不信，你就挂个电话问问。”

伦子装订完病历卡，又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住院名牌和白墨来。

“反正石仓老人正在喊疼，挂就挂。”阿薰像为自己辩解似的瞧了瞧纸条上的号码。

“如果专为石仓老人的事而询问他，你就算了吧。”

“可是，他正在折腾着。”

“先给他服次药，劝他稍稍忍耐一下。”

“不问医师也可以吗？”

“常规药没有问题。”阿薰正在犹豫时，伦子对她说。

“问不问都一样，反正是鸦片酶。”

“鸦片酶不是麻醉药吗？”

“是麻药中最强的一种。当然也因为它的镇静效果最佳。”

“上面允许注射这种药吗？”

“允许。”伦子往毛笔上蘸了些白墨，又在报纸上捺了几下。

“那老爷子是胃癌吧？”

“是啊。”

“听说癌病不疼，可是，也有像他这样疼痛的人。”

“他的癌不仅仅长在胃部，而且扩散到了后背，压迫着腰部神经。”

“这么说即使给他做手术也无济于事了？”

“正因为无法医治，才被大学医院退了出来，转院到咱们这里的。”

“太可怜啦！”当了半年护士，阿薰见多识广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她初次经历，所以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新奇和有趣。

“他还能活多久呢？”

“直江医师说顶多能活两三个月。”

“老爷子不知道这些吗？”

“他本人当然不知道。家里的人是知道的。”

“这么说,他只有等死喽!”

“结果也只能是这样。”

伦子拿起笔,往黑色木牌上用白墨写上今天刚刚住院的患者名:室矢常男,字迹很漂亮。

“刚才说的话对老爷子可要保守秘密哟。”

阿薰可没有这份胆量敢把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直接告诉本人。当她正以严肃表情允诺时,病房的叫人铃响了,号码是 412。

“是石仓老人那里。”

“带去两片普鲁巴林药片,就说可以止疼。”

“是。”阿薰从急救箱里拿出包在红色纸包里的普鲁巴林朝走廊方向跑去。

东方医院从名字上看倒是不小,其实,它不过是个由院长行田佑太郎经营的私人医院。坐落在环城 6 号线与玉川路交叉处稍微靠前一点的地方,这座大厦地下有一层,地上有六层。一楼有 260 多平方米,它以各科门诊室为中心配以候诊室、挂号室、药房、X 光室、手术室等。二楼有:理疗室、门诊检查室、医疗部、院长室、事务室等。从三楼到六楼全是病房,共有 70 个床位。

门诊患者多寡不定,每天平均总有一百五六十人。门前的业务招牌上写着: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整形外科、皮肤科、泌尿科、放射科等一大堆,实际上,常任医师只有内科的河原医师、外科的直江医师和小桥医师,加上小儿科女医生村山医师等四人,算上院长也不过五人。整形外科由直江医师兼任,妇产科和泌尿科每周有两次 M 大学医院的医师前来助诊。

护士包括正式护士、准护士、见习护士等有 22 人。院长行田佑太郎曾专攻内科,最近几年也不到门诊室来看病,所有业务都交给挚友河原医师,他本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医务以外的东京都议

员、医师协会理事的工作上面了。

他一张口便抱怨说经营医院不赚钱,但在这一带甚至整个东京从个人经营这一点上看,他的医院也够大的了。

夜间安排两名值班护士,因为这里被指定为急救医院,所以从上午一直开到晚上8点,8点以后如有急诊患者,只要按一下门铃就可以。

那天晚上病人仿佛晓得值班医师不在医院里,异常安静。

除了石仓老人在病房里喊疼以外,那个因脑震荡住院的青年杉本说他浑身发冷,给了两片感冒药之后,一切都平静了。

在门诊方面,有四名患者没赶上正常工作时间,5点多了才来到,其中两人只是包扎纱布的轻伤,另两名是注射营养剂和开些治疗湿疹的药。

大约每两天就要抬来一个急救患者,而今晚则没有。

根据医师法,8点钟前像伦子这样不经医师许可,擅自给患者感冒药、换纱布都是违法的。但是,这类小事伦子从不一一同直江联系。虽然名义上叫做处置,但其内容是千篇一律的,即使真给直江医师挂电话,他也肯定会说:“按照以前的方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9点钟,给病房关完了灯,直江医师仍未回来。

干完了夜班工作该做的事以后,伦子接着读那本畅销书——某女作家描写爱情的一部小说。阿薰也拧开电视开关,听起歌曲节目来。

护士休息室在三楼电梯的右手,进门对面的窗户朝着大街,从左右分开20厘米的窗帘隙缝间可以看到夜光映照下的大街。

9点30分,歌谣节目播放完了,阿薰伸了伸懒腰。她从早上8点来到医院,下午去准护士培训班学习,回来上夜班,紧张的一天使得年轻的阿薰疲惫不堪了。然而,她必须坚持学完两年课程才行。伦子的脸几乎埋在头发里,低垂着头热中于书本。阿薰站起

来关掉电视后朝窗外望去。

“直江医师还在喝酒?”

“谁知道。”伦子抬起头来,书页已经过了三分之二。

“你喝杯咖啡吗?”

“好的。”

阿薰敏捷地站起来,点着煤气。这房间靠里边角落上被白帘遮着的地方有一张双层床铺和两个橱子,咖啡和茶杯都放在那里,阿薰从那里取出速溶咖啡和方糖,摆在桌面上。

“放几块糖?”

“一块就行。”

电视刚一关上,夜街的轻微嘈杂声似乎又恢复了。

“咖啡倒多了。”阿薰端着几乎溢出杯口的咖啡一步一步走到坐在沙发上的伦子身边。

“谢谢!”

“直江医师喝酒去这么长时间,能行吗?”

“这个……”伦子被追问得无可奈何,随意搪塞一下后,喝了一口咖啡。

“若是这时来了急诊患者必须马上做手术,那可怎么办呢?”

“那他就做呗!”

“可是他醉了,能行吗?”

“不做大概不行吧。”伦子的回答依然是冷冰冰的。阿薰觉得值班医师不在,把这么大的医院交给她们两人,很是不安。

“挂电话问问不行吗?”

“问问又能怎样?”

“侦察一下情况。”

“算了吧!”

“是不是他忘了值班的事?”

“他不会忘记。”

“可我怪害怕的。”

伦子突然转过脸来，盯住阿薰。

“你怕什么呢？”

“若是有急诊患者……”被伦子盯住，阿薰有点口吃了。

“那不是我们的责任！”伦子气乎乎地说完，把脸朝电视那面转去。

写字台上的座钟指着 9 点 50 分，阿薰觉察到自己似乎说了不该说的话，然而，医师不在她总有点放心不下。

“院长先生是否知道直江医师出去喝酒的事？”

“当然知道。”

“明明知道却闭眼不管？”

“因为我不是院长，所以说不清。”

听了这话阿薰无法往下多问，她眼前浮现了直江医师的修长身材和苍白面容。他的脸型显得非常严峻，五官端正，但表情冷漠，淡漠中潜藏着令人不可捉摸的恐惧感。

“直江医师都 37 岁了还是单身汉，是真的吗？”

“是吧。”伦子放下咖啡杯，拿起书来却不读，呆呆地朝窗外望去。

“听说他是个奇才，32 岁时就当上了讲师，如果一直干下去，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

“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为什么辞掉大学的职位，上咱们这家小医院来呢？”

“是他自己太任性了吧。”

“那么好的大学职务不干，你不感到奇怪？”

“不知道。”

“听说是因为恋爱问题，也有人说是因为跟教授吵了架，众说纷纭，也不知哪个是真的。”

“都是扯谎!”

“我也觉得是这样,全是人们胡猜乱想,不过,他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

阿薰迄今同直江医师因工作谈过两三次话,但从未单独谈过。阿薰认为她同直江医师相差 20 来岁,不论是考虑问题还是谈论问题也许不能尽同。但是,他同年长的护士们也从不亲热交谈。他常是离群索居,同别人似乎毫无关系。

“为什么他不娶妻子呢?”

“这种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像他这么英俊的医师本该有很多追求者。”阿薰胡乱地想着对于她尽管是件望尘莫及的事,如果向她求爱时,她会不顾年龄差别,欣然接受。“可他恰恰相反。”

“主要因为他不同于常人。”当伦子仿佛泄私愤似的说完时,电话铃响了。

“我来接。”阿薰站起来,拿起听筒,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圆山街派出所,你是东方医院吗?”

“对,是的。”

警官的声音和夹杂着汽车喇叭和街道上的嘈杂声一并传来。

“刚才圆山街出了一个案件,救护车马上就开到你们那里去。”

“出了什么事?”

“一群流氓打架,一个人受了伤,满脸是血。”

“请等一等!”阿薰颤抖着把听筒递给了伦子。

“一个流氓被扎破了脸。”

“光是脸上……神志清醒吗?”

“我想是清醒的,只是喝醉了,胡搅蛮缠发酒疯。”

“几分钟以后到这里?”

“现在已把他收容在车里了,10 分钟,不,5 分钟左右吧,我们就到,请多关照。”

电话挂断了。

伦子稍微思考了片刻，马上又振作起来，看了一眼桌上的纸条，拨起电话来。

“你到门诊室去把灯打开，然后，打开正门，把煮沸器里的蒸汽放掉。”伦子边拨电话边吩咐呆立在那里的阿薰说。医院里马上出现了战场上的紧张气氛。

直江医师纸条上所写的电话号码立即挂通了。

“喂，我是‘青春’酒吧。”

“直江先生在你们店里吗？”电话里传来了音乐声，还夹杂着男人和女人的谈话声。以前伦子不知这个青春店是属哪种类别，而今天则证实了是家酒吧。停了一会儿，女人答道：

“对不起，先生在一小时前就已经走了。”

“走了？”

“是的，临走时他吩咐说有事往 438……”

“请等一下！”伦子拿起桌上的圆珠笔。

“他说在 438-7236 处。”

“谢谢！”

值班之夜外出喝酒已经是理所不容，若是再从这家喝到那家，那就更过分了。伦子非常气愤，但接电话的又不是直江，所以她又不能发火。她立刻又往刚才打听到的新号码处挂电话。

“我是‘伊势元’酒家。”接电话的是个男人。

“请找直江先生听电话。”伦子压住怒火平静地说。这家可能是个日本式菜馆，听筒里传来“再来一壶清酒”的吆喝声。

“先生就来。”男人说完，立即换了另一种声音。

“喂，喂！”声音无疑是直江医师的。

“是您吗？”

“这么急，有什么事？”

“有急诊病人！”